



等光明冲破黑暗的那天，我想，我会真正地跟那段灰暗的时光，说一声，再见……

再现，小时候

叶冰伦
新生代叛逆女生
著作

GOODBYE CHILDHOOD

我一直相信，坚持如此坚信，直至最后，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消失了。

我依然坚信，那些布满伤痕、不胜回首的小时候，总会跟我们说再见的。

我不曾想过，我的生命中会遇到这样一段时光，差点摧毁我的世界，然后，让我猝不及防地长大……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再见，小时候

GOODBYE CHILDHOOD

叶冰伦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沈阳·

© 叶冰伦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见，小时候 / 叶冰伦著. —沈阳 :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13-4349-3

I. ①再…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1155号

再见，小时候

责任编辑 杨学会 尹明明

责任校对 潘晓春

装帧设计 小名鼎鼎 芬 子

幅面尺寸 169 mm×235 mm

字 数 187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湖南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349-3

定价：2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可直接向印刷厂调换。

服务电话：0731-82196362/84887200

目录

第一章 01

• C H A P T E R

裂痕 001

第二章 02

• C H A P T E R

雏菊 027

第三章 03

• C H A P T E R

分手 057

第四章 04

• C H A P T E R

暗伤 081

第五章 05

• C H A P T E R

陷害 105

CONTENTS

目录

125

怨恨

CHAPTER

06 第六章

151

葬礼

CHAPTER

07 第七章

171

真相

CHAPTER

08 第八章

193

离开

CHAPTER

09 第九章

217

后记

CONTEN
T

01

CHAPTER
第一章

裂
痕

• G O O D B Y E , C H I L D H O O D •

CHAPTER
第二章

01

我叫安诗年，我讨厌安知墨。

没错，我们都姓安，安知墨是我的弟弟，要不是亲眼看见他从我妈的肚子里出来，我绝对不承认这个懦弱无能外加没脑子的家伙是我的弟弟。

从安知墨降临在这尘世的那天开始，我就一直过着给某人擦屁股的生活。

安知墨还在咬奶嘴的时候，爸爸妈妈工作忙，年长他三岁的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就得学着给安知墨换纸尿裤。安知墨大一点，会走路的时候，老喜欢跟在我们这群大孩子身后，跟着我们乱跑。那时我五六岁，就得学着给一个幼童清理伤口，因为安知墨常常因为追我们而摔伤。再大点，安知墨上幼儿园了，上小学的我，还得负责每天带着安知墨回家。因为幼儿园比小学早放学半个小时，所以每次安知墨在其他小朋友都走后，还得待在老师身边半个小时等我去接他，然后他朝我哭，控诉我来得晚，说小朋友都不见了。为此，我每天还得省出五毛钱给安知墨买棒棒糖专门哄他。

安知墨上小学了，他一年级，我四年级，放学时间一样，我依旧负责着他回家，他变得更爱缠着我。在学校里，高年级的同学欺负低年级的同学这是常事，我一向觉得安知墨被高年级的同学欺负，那是锻炼他男儿坚强本色的好机会，然而每次安小少爷被打趴在地上，哭着喊“姐姐救我”时，我就知道，安

知墨这辈子是吃定我这做姐姐的了。

于是，小学同校三年，我因为安知墨跟不同年级的男生打了三年的架，全身上下留下的大小疤痕，无疑都在证明，我对安知墨无奈到极点的庇护。

接着，我上初中了，安知墨读四年级，我以为，我可以摆脱安知墨那黏人的家伙了，某人可以自己在被打与打人的过程中，像个男子汉般成长起来，然而，可悲的是，小学跟初中就隔了一条大马路，每次安知墨被打，他总是流着两条长鼻涕，哭着从小学大门里冲出来，穿越马路，一头钻进我们初中部，一路上嘴里还哭喊着“姐姐救我”。

毫无疑问，我又为了安知墨在打人与被打之间度过了初中三年，接着又度过了高中三年，在一个接一个的三年中，我像个“男子汉”般长成了一个大女孩。

为什么说“被打”，那是因为不仅仅是安知墨有姐姐，欺负安知墨而被我欺负的那群小屁孩也是有哥哥姐姐的，我最惨烈的一次，是被一群哥哥姐姐“正义联盟”围着打，结果我的两颗大门牙在那场战役中“牺牲”了。

那次之后，我更加讨厌安知墨了。

可讨厌归讨厌，每次看到安知墨被欺负，我就会条件反射似的直接冲过去跟人叫板。

我想，习惯真的是个可怕的东西。我保护安知墨成了习惯，而安知墨被我保护也成了习惯，所以，我习惯了在这弱肉强食的社会，像只野兽般地掠夺我想要一切，而安知墨，习惯了在温室与象牙塔的结合体中，像柔弱的花儿仰着不怎么精明的脑袋瓜等待着雨露的滋润。

安知墨不聪明，虽然他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但我内心一直觉得安知墨脑子不好，就冲着他小学时被打却不向老师求救，反而穿过一条大马路，舍近求远地找我帮忙，我就打心眼儿里觉得这小子脑子不好使。

自己引火烧身也就算了，还要把这火引到我这么一个无辜的人身上，这绝对不是有脑子的人能干出的事。

熬啊熬，我终于上大学了，虽然大学还是在本市，但是因为安知墨是在县城念高中，所以我终于摆脱了他，只要一想到我再也不用替他擦屁股了，就顿时觉得很安慰、很兴奋。

没有安知墨当鼻涕虫的美妙日子一晃就过了三年，虽然他有什么事还是会跑到大学来找我帮他解决，不过相比于初中和高中的日子，实在是美好太多！

就在我大三结束，进入大四，我想着大学一毕业我就可以去往更远的城市，再也不用帮安知墨冲锋陷阵时，我在大学校门口看见了在安氏夫妇陪伴下来报名的安知墨，那一刻，我就想哭了。

我郁闷地质问我妈：“为什么让安知墨来我这所大学上学，不知道以安知墨的成绩可以上更好的大学吗？家里就是再疼他也不能这样惯着他啊！孩子得在恶劣的环境下成长，才能学会坚强。男孩子要像钢铁般千锤百炼，越挫越勇才像男人！”

我妈揉揉太阳穴，头疼地看我，对我说：“诗年，你说什么呢？不是惯着知墨，是他自己填志愿的时候非得填到你这所大学的，他说有你在，他心里安稳，能更好地投入到学习中。你弟弟和你在一所大学上学有什么不好？可以相互照应呀！怎么跟像不像男生扯到一起啦？”

然后，我就在我妈莫名其妙的目光下，愣住了，诧异地看着站在一旁朝我笑得很乖的安知墨，心里嘀咕着，安知墨啊安知墨，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了你的，你这辈子非得缠着我不放？你这表面的纯良都是装的吧？实际上内心是大尾巴狼吧？

完全无视我的无奈甚至愤怒的情绪，安知墨小朋友还朝我咧开一个大大的笑脸，嘴里还叫嚣着：“姐姐，我俩又能一块儿念书啦！”

听到安知墨的话，我差点当场就“泪奔”了，我最讨厌的就是我和安知墨在一块儿，不管是念书还是其他。

然而，事情已定，我也无法更改。安知墨来我们大学念书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我最终还是逃不了为他冲锋陷阵、像蛮牛一般生活的命运。

看着景丰大学闪闪发亮的大门，我忍不住陷入了深思。忽然，我的肩上被人拍了一把，身旁的杨帆挑着好看的眉头瞪我，嘴巴一张一合道：“发什么愣呢！接下来做什么？这女孩子怎么办？”

我被杨帆的女高音喊得耳朵生疼，赶紧将飞远的思绪收了回来。我揉揉酸疼的鼻梁，朝身前的一群女生打哈哈：“抱歉抱歉，我走神了。”

众人一片白眼，唾沫星飞来。

“安诗年，你怎么不去死啊！还干不干？大家都还没吃晚饭呢！”身前的那群女生围着一个穿得很萝莉的女孩，不耐烦地冲我嚷嚷。

冲我嚷嚷的这群女生都是我的姐妹。我——安诗年，大四，从初中到大学一直名列学校黑名单的前茅。

此刻，我正带着和我“臭味相投”的姐妹，围着一个小女生。这次与往常不同的是，被我们围住的这个小女孩，根本没有得罪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之所以她放学的时候会被我们这帮可怕的大姐姐堵住，只有一个原因——她惹了安知墨。

你可以不认识安诗年，但你不可以忘了安诗年有个无能的弟弟叫安知墨。被大家围在中间的小女孩，早就抱着书包哭得像只受惊的小兔子，红着眼惊恐地望着我们。

我们这群人长得并没有多凶神恶煞，只是几个人头发的颜色加起来，估计都可以开染坊了。当然，我是纯黑色。为什么？因为我是好学生啊！

呸！

“安诗年，你真可以去死了！”

耳边又一阵乱吠。

好吧，我又跑题了。

既然已经跑题了，那就说个清楚，其实我不染发的原因只是因为我怕死罢了。染发伤身，我好不容易一边给安知墨擦屁股一边像杂草般成长到二十一岁，我可不愿意再自虐了。染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自虐，染发剂这种苯环较多的化学药剂还是远离点好。

“安诗年……”

无数的白眼抛过来，我悻悻地朝不耐烦的姐妹们笑了笑，弯下身子，朝吓得坐在地上的女孩子靠了过去。

我伸出冰凉的手指捏捏那女孩的下巴，迫使她抬头看我，而我则在认真地

打量着她的脸。

一张稚嫩而又精致的脸，再大点肯定是个大美女，安知墨这小子艳福不浅啊！

而我为什么要找这个女孩子呢？因为她打了安知墨吗？还是跟她有关的人打了安知墨？都不是。

我之所以会找上这个女孩子，是因为我刚出校门跟大家准备去吃饭的时候，正好看到马路对面，安知墨跟这个小女生牵着小手在依依惜别。

什么情况？这小子恋爱了？虽然学校并不提倡谈恋爱，可其实在大学生中早就不算稀奇事了！但问题是，谈恋爱的是安知墨，那可就稀奇了。

于是，看到安知墨跟这女孩子分别后，我本着看看是什么样的孩子会看上安知墨这脑袋“秀逗”的娃儿以及看看未来弟媳候选人过不过关的心情，带着一群姐妹把这女孩子给堵了。

我堵她，既没有暴力也没有阴谋，只是一个给弟弟擦了十八年屁股的姐姐，单纯地要见见跟她弟谈恋爱的女孩子罢了。

安知墨这小子，几乎就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外加一把鼻涕地罩着长大的，突然旁边多了个人，咱能不看紧点吗？要是他被骗了被耍了被玩了，他受伤、哭泣、哀号的时候，倒霉的还不是我？

02

这女孩很乖，我问什么，她回答什么，一点儿都不隐瞒。

她叫童佳宁，今年十八岁，也在景丰读书，没跟安知墨同班，他们两个人是在新生军训中认识的，交往快半年了。

童佳宁成绩很好，跟安知墨一样，都是老师眼中的乖宝宝，只是再乖的孩子，青春期一到，多少都开始有点叛逆。爱情，对于他们来说，如同伊甸园中散发甜美诱惑的禁果，周围越来越多的同学开始恋爱，那种氛围就像是圣经中的那条蛇，不停地引诱着他们采摘那颗青涩却诱人的果实。

虽然在大学谈恋爱并不会受到处分，但童佳宁与安知墨的恋爱，依然一直处于偷偷摸摸的状态，我真心觉得安知墨这小子第一次脑子好使了些，这事都大半年了，他竟然连我都瞒住了。

不过我也不是个不通情达理的老古董姐姐，知道这些，并没有想阻止安知墨恋爱的意思。我打量着这女孩子，人还不错，挺温顺的，安知墨跟她在一起，应该不会吃亏，我悬着的心也算放下了。

童佳宁还在听话地跟我详细地说着有关她的一切事情，我也没打断她的意思，很有兴趣地听着，倒是站在一旁的杨帆、王娅她们很是不耐烦地瞪着我。

我朝她们笑笑，拜托她们再等等。

童佳宁还在怯弱地低着头跟我说话，估计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钻出我这么一个大姐姐问她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她眼里明显有疑惑，但是没敢发问，估计被我几个刚才那架势给吓着了。

童佳宁的家境不错，老爸在银行工作，老妈是幼儿园老师，算是不错的家庭，我暗自琢磨了一下，倒也配得上我们家。我爸那个势利眼对门当户对可是很看重的。

哈！说到这儿，我又得扯远话题了。虽说以前是住在县城，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家没条件住市里，而是因为老爸老妈没时间照顾我和安知墨。我那住在县城的爷爷是民间画家，奶奶是舞蹈家，我打小就很难看到人影的父母都是翻译官，因为他们工作很忙，所以我跟安知墨一直跟着爷爷奶奶住。

我家怎么说也算得上半个书香门第吧！几经思忖，我越发地觉得童佳宁跟咱们家那安知墨还挺配的。突然，一个爆炸性的名字在我的耳边响了起来。

“我还有个姐姐，叫童茹婷，也在景丰念书，已经大四了，她身体有点不好。”

童佳宁声音弱弱地飘了一句，然后伸出手，指着我们学校的方向。

世界上名字相同的人一定不少，然而和我在一个学校、一个年级，而且健康状态比较差的叫童茹婷的女生，我想也就那么一个了。

而就这一个人，是我完全不想和她有任何交集的。

刚还在一旁说笑调侃的几个人显然也听到了童佳宁说的话，全部噤声，表情僵硬地看着我。

我没什么反应，只是表情平静了下来，盯着童佳宁那张茫然的脸，问她：“你跟童茹婷是亲姐妹吗？”

童佳宁愣了一下，似乎感到我的问题很莫名其妙，但还是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猛然有些头疼，无奈地朝杨帆她们苦笑了一下，然后转头拍拍童佳宁的肩膀，呼了一口气，郑重其事地开口道：“跟安知墨分手吧！”

说完，我带着姐妹们离开。

没想到那小女孩抛去害怕追了上来，朝我质问道：“你说什么？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让我跟知墨分手？”

我朝她扯了扯嘴角，笑容没有一点温度。

“听着！我是安知墨他姐，我叫安诗年！”

“什么？你就是坏……啊不，你就是安……诗年？”童佳宁听到我的话，惊得瞪大了眼睛。

看着她惊惧的神情，我冷哼了一声，说道：“没错，你不用不敢说出口，我就是你们都知道的坏女生安诗年。不过这不是重点，你很好，是个好女孩子，跟我弟交往，我本来也挺开心的。但是，你有一点不好，那就是你姐叫童茹婷。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姐的身体不好，是因为有白血病。你也知道那病是什么？你看上去挺正常的，可也说不准你体内有没有带那致病基因，毕竟你们是亲姐妹。姐姐我告诉你，我们家是不会要个有白血病家族病史的媳妇的。所以，长痛不如短痛，你跟安知墨断了吧！”

“我没想过要嫁给安知墨啊！我们还小，就这么待在一起不行吗？我姐有病怎么了？你们为什么都看不起我姐？我姐很可怜的！你不就是安诗年吗？你凭什么不喜欢我、不喜欢我姐？不就是让我跟安知墨分手吗？分就分，我不稀罕！我讨厌你！”

童佳宁朝我哭吼，竟然还想伸拳头打我，但被杨帆她们拉了过去。

“吵什么吵！谁看不起你姐啦！咱们诗年就是在陈述事实，你乱吼什么？”杨帆跟加亮抓着童佳宁的胳膊，唐晓婉则拧着眉头朝那小女孩骂着。

杨帆、加亮、唐晓婉和我，我们一共四个人，一直是众人眼里“为非作

歹”的坏女孩。

眼看晓婉习惯性地要扇童佳宁嘴巴，我赶紧喝止了下来。

“跟她计较什么！她还小，有些事不懂也是正常的！我们走吧！不是早喊着饿了吗？今天我请客！”

我一吆喝，大家都松了手，丢下童佳宁一个人蹲在地上哭。

我瞥了她一眼，也懒得管她，和杨帆几个推搡着走了。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可是大家的心情都变了。

童茹婷这个名字对于我，实在是没那么简单。

03

晚饭是在一个大排档吃的，我们四个人，点了六个菜、一个汤。

桌上，大家天南地北地瞎聊着。一会儿拿杨帆那就得了三分的试卷说笑，一会儿又把话题扯到了唐晓婉的新男朋友身上，女生爱八卦真是天性，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一通，话题越扯越远。

这种时候，我一向只负责吃菜和听，很少跟她们一起扯，我这人比较闷，八卦知道的少，一般说几句就说不下去了。桌上的几个人早就习惯了我这种状态，但也没想就这么放过我，于是每次我躺着都能中枪。

“安诗年，别光着吃饭啊！来八卦一下，知道童茹婷她妹成了你弟媳妇，你有啥感想啊？”坐我左手边的杨帆用筷子敲了一下我的手，促狭地问道。

我干笑，拿起筷子夹了块鸡肉往嘴里塞，低着头口齿不清道：“感想？能

有什么感想？他们现在不是要分了吗？”

杨帆“嗤”了一声，又拍了我的手，佯怒道：“我告诉你啊！安诗年，你今天休想又糊弄过去！没感想？你骗谁呢？就你刚刚知道那女孩是童茹婷她妹的时候，你那脸色难看得跟什么似的，你没感想才怪了。”

“甭说诗年了，我一开始也惊住了，你说事情怎么这么巧？安知墨怎么就找了他姐夫前女友的妹妹做女朋友啊！就跟狗血连续剧似的！”加亮敲着碗附和道，嘴里还咬着肉丸子。

“还别说，知墨那小子迷上童佳宁也正常，那妮子长得跟她姐一样，气质大美女啊！男人都好这口，我想要不是暨雨当初被童茹婷甩了，他估计也不会找我们诗年。你们瞪我干吗？我这不是说实话吗？咱们几斤几两谁都知道，你们也都知道别人是怎么说诗年啊！暨雨跟她本来就不配，诗年跟咱们都贴着坏学生的标签，但人家暨雨是谁？他可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瞧他长的那模样，比女孩子还清秀，一脸书生气，连身上都好像透着那种淡淡的墨香，他跟童茹婷才是一类人，都属于气质派。当年他们俩谈的时候，学校多少人看好，说是金童玉女啊！就不知道童茹婷发什么疯了，把暨雨给踢了。两个人分手没半年，童茹婷又被传出有那个病了，也不知道该说她可怜还是什么。暨雨也是，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一被甩就找上咱们诗年了。说是转移感情创伤，也用不着找诗年跟童茹婷相差这么大的类型吧？反正话也说开了，诗年你也别火，就趁这个机会，你好好说说，你又是哪条神经搭错，那时候竟然一口就答应了跟暨雨谈？你们俩在一起都快半年了，不会是玩真的吧？”

一向最聒噪的唐晓婉，站起身来，红着脸朝我大声问道。杨帆跟加亮也放